

2 0 0 6

GUANG DONG ZHONG QING NIAN
MING JIA YAO QING ZHAN ZUO PIN JI

广东中青年
名家邀请展
作品集

2 0 0 6

广东中青年 名家邀请展

作 品 集

GUANG DONG ZHONG QING NIAN
MING JIA YAO QING ZHAN ZUO PIN JI

广东中青年书画名家邀请展

丙戌秋月 公亮題

主办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

广东美术馆

承办

顺德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

协办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中信顺成律师事务所

目 录

序（一）

60年代的骄傲 李伟铭 4

序（二）

四个老兄 王璜生 6

李东伟作品 8

陈映欣作品 46

黄国武作品 80

方向作品 116

后记

有“画”想说 王学琛 152

序（一）

60年代的骄傲

——东伟、映欣、国武、方向印象

■李伟铭

是否可靠，谁也不清楚，反正论界喜欢将出生年代作为考量对象的基数，如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后，——据说，生于同一年代的人，既其有棚近的经历、生存状态，也就具有普遍相近的教养、精神气质、审美趣味包括价值取向。

沿海城乡结合部正在打机泡吧的二世祖，与边远乡村正愁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当然不能同日而语；生于60年代的东伟、国武、映欣、方向，都是潮汕人，同年同班在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完成学业，毕业后经历不尽相同，但先后分别进入广州画院和广东画院，人在广州，名满天下，这种相似性，无疑使他们之间的差别，显得更为突出。

东伟、国武颀长，前者具美须公之状，闲咬一只烟斗，烟云缭绕，俨然世外高人，又俨然大家阔少；后者憨厚少语，爱车，爱戴鸭舌帽，裤腰头长年挂一只名牌小皮包，看上去就像边贸市场风尘扑扑的行脚客。方向、映欣短壮，都眯着一对小眼作玄思状，人见人爱的钻石王老五，但方向更像勤劳老实的住家男人，热闹场合难见影迹；相比之下，映欣就有一些闷骚了，能画，能写，兼且能唱，怀抱一只吉他，憋足干劲拚搏的时候，宛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摇滚青年。

当其他三人还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时候，一件《金龙宝地》，早就给国武项戴光芒四射的荣光；而当观者如我还沉溺在“金龙宝地”

描述的若恍若惚的童话世界中的时候，国武对当代生活敏锐的感觉，已催化其训练有素的学院派写实主义笔法的裂变。在很长的时间里，国武尝试用介乎抽象变形与写实主义的中间状态来表现源自消费主义时代的荒诞感。这种若即若离的语言状态，也表现在他去年推出的题为《焦点·混沌》的个人画展中，可能稍为不同的是，国武把网络时代的视觉感受与古典文化体验的冲突推到了极端。耐人寻味的是，与此同时，国武又画了大量的古典仕女画，士人高古，美女旖旎，是否其充满精神紧张感的现代题材作品的调和或补充，不知道。总之，正像我不知道他小腰包里到底装的是怎样一个乾坤世界一样，对我来说，国武的未来走向，永远是一个未知数。而这，恐怕也正是我经常能够从他的绘画中获得某种“奇迹感”，并对他的变化发展保持热切的好奇心的根本原因吧？

我想，映欣的愤青形象，与他比较曲折的生活道路可能有关。与其他人不同，映欣一离开广州美术学院，也就离开了广州，离开了广东绘画的中心；作为一个艺术家，直到最近，映欣似乎才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完全可以这样说，映欣的多才多艺，在当代人才济济的青年画家队伍中，堪与其匹者，寥若晨星！在朋友圈子中，映欣可能也是最不善于用口语表述个人价值的人，似乎只有在写，在画，特别是在唱的时候，映欣才找了痛快淋漓的感觉。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特别

敏锐的读者，往往能够捕捉到稍纵即逝的某种慌不择路的状态，也就不奇怪了。而在我看来，映欣的诗人的气质和自由不羁的想像力，正好体现在这种不无躁急的状态之中，他那些描绘荷塘印象或田园风景最好的画，恰恰正是那些在外行人看来差不多要画坏了的画。

将绘画实践的空间从国画延伸到油画，并自由蹀躞于两者之间，对东伟来说并非朝三暮四的选择。东伟宽广的包容量表现在，他总能够在各种题材和风格的试验中趋近自己的兴奋点。就国画山水而言，几乎同时展开进行的青绿设色与水晕墨影，并不顾此失彼，相反，两者总是能够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中找到自己的笔墨节奏。以古老的东方青花瓷瓶符号为母题的实验型作品，无疑是东伟绘画世界的精神支柱，它们有一个总题——“静观”。“静观”以令人错愕的视觉元素的解构组合，在更为全面也更为妥贴地还原“胸中丘壑”这一概念的意义的同时，以一时无二的原创性，超越了传统山水画模山范水的时空界限，从而成为新时期中国画实践中具有经典意义的典范之作！

四人中，年纪最轻的方向，可能也是最老成持重的艺术家。他的稳重、成熟的个人风格，表现在他有足够的定力和耐心，任这个喧嚣竞夺的世界中，十几年如一日，精心营建、完善其理想的精神世界。确切来说，方向笔下优雅的田园风光，特别是那些融化在传统的

耕读氛围中的农家宅院，事实上并非全部是勤奋写生的结果，当我们不吝展开想像的图景的时候，我们也许将看到，在现代工业化飓风劫后的荒原上，巍然独立者，总是那些与古老的文明传统紧密相关的精神庙宇——一架鸟笼，一缸荷花，一只小艇……甚至一段残存的小桥流水或者一段古色古香的雕梁画栋，就是一个安定自足的精神家园。不错，人是怀旧的动物，方向绘画实践的意义也正落实在这里：表面上，他致力于描绘的是处于当代世界边缘并且正在飘然远去的传统农耕文明，事实上触及的却是现代化的灵魂栖居之所。他那些大同小异的作品图式之所以深受国人包括西方公众的喜爱，供不应求，道理或许也在于此。

在过去若干年里，我曾先后就四位小同乡的作品写过一些解读文字，当然，我的解读不一定准确。但我希望，这不是私心溢美之词或有意误导读者的广告文字。我非常清楚，站在另一种立场，可能会写出另一种文字，但我想反复强调的是，无论推许抑或藐视，在当代中国画艺术发展的整体图景中，谁都无法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是生于60年代的艺术家的骄傲！他们的诚实、勤奋，更是我学习的榜样！

2006年3月28日于青崖书屋

序（二）

四个老兄

■王璜生

东伟、国武、映欣、方向四位，都是我多年的老友，也是潮汕的老乡。大家不时聚会喝酒，用潮汕话畅谈吆喝，自有痛快尽兴之感。今次四人合办画展，有王学琛律师从中撮合，自成美事。就年龄而论，我是几位中的大佬，兄弟们画展在即，推我说几句话，自该义不容辞，也算是助兴吧。

四位仁兄是广州美院的同班同学，彼此知根知底。差不多二十年过去，风来雨去，有什么事没经当过？难得的是，彼此还能断断续续地牵系着，也算不容易。论性情，四位各有千秋，东伟的“柔”，国武的“憨”，映欣的“绵”，方向的“细”，可谓四道风景；论艺术，四位不相上下，东伟疏淡而狠猛，国武凝重而粗拙，映欣灵动而繁复，方向绵密而绮丽。台底下是朋友，台面上是艺术同行。既朋友且同行，彼此间互相濡染又各行其道，也就成就了今天各人的艺术风貌了。

东伟为人，貌似柔和温顺，实有血性气性，他的画一如其为人。疏疏淡淡、闲闲适适的背后，有其大刀阔斧的狠猛，我喜欢用一“狠”字形容东伟的笔头，该出手时就出手，一笔是一笔，一狠到底。那种狠猛、果敢和利落，是颇对得住他那脸钟馗式的胡子的。但是也别以为这老兄胡子乱乱糟糟，做事粗率随意，而恰恰心细性柔，头头尾尾都很讲究。

国武长得圆头方脸，一看就是个憨小子，与他谈事，他总是一脸的茫然，半天恍不过神来。这位仁兄的画也像他的为人，凝重涩拙，

给你一种沉重而又不乏天真、稚拙之感。他画人物——画女孩，画老人，也画女人和男人。造型有适度的变异，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脸茫然的神情。国武大智若愚，那些扁平而稚拙的人物造型背后，有他对现代生活的某种独特体味。这次展出的画又有新招，将原先茫然而扁平的古代仕女的脸，换上了立体而同样茫然的现代女明星的脸。我想，这老兄不简单，换来换去，他的形象总有超越日常形态的抽象意味，他的画面总有特别的现代人的空落感。

与其他几位的出道早、成名早不同，映欣的道路曲折了些，可幸他是大器的料，早成晚成没太大关系。他也画田园乡野景观，却不像东伟，狠猛、果敢、利落。映欣缠绕着，一连串缠缠绕绕的山山水水，屋舍田园。点点叠叠，在杂乱厚实中不乏灵动才情，自有另一番意趣，就像他的言言谈谈，缠缠绕绕，半天说不完几个字，但唱起歌来，却字正腔圆，满有慧心灵气，涵养着充沛才情。

在这几位中，方向是最默默干自己的事的人。他从不张扬，却有实质性的成功，画卖得火，日子过得滋润，却依然埋头苦干，画自己的画，经营自己的一方家园。家园的感觉在他的画面上得到细致安详的表达，有民间气，有泥土气，更有一番文人气，难怪人家这么喜欢他的画。毕竟，现代人渴望的正是自己身体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

东拉西扯，纯属助兴。是为序。

2006年3月26日深夜于绿川书屋





李东伟

1961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

1988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

广州画院专业画家



古瓶如梦，我并未想象它是否存在着某种文化的阴喻，但它确实代表着某种文化、人文及观念。默默中，它付于泥土之生命，它本就来之于土，经过种种工艺而成器，让你能闲置于家中。我未尽细细想过人们为何要将这洁白无暇的玩意画上山水、花鸟、人物，这其中是否有还于自然，追求自然之愿望。但我确实把它置于山水间，让它回到自然，回到泥土，在那泥土中闪烁它自身的价值……

——李东伟





中国乡村故事之一 68×68cm 2000 纸本水墨





中国乡村故事之二 68×68cm 2000 纸本水墨

